



远
方
出
版
社

飘

零

剑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忆文作品集

下

飘

零

剑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伊 子

封面设计：新 天

忆文作品集之九：

飘零剑

作 者：忆文 著
出 版：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印 刷：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新乡市郊区北干道西段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91.5 字数 3436 千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7—80595—427—5/I·213
定 价：328.20 元(本套 28.80 元)

(如有装订、印刷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责任编辑: 伊 子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

目 录

(飘零剑)

第二十章	梦中情人 意外重逢	(257)
第二十一章	魂断红楼	(262)
第二十二章	漩涡	(287)
第二十三章	山庄巨变	(316)
第二十四章	两片竹叶	(334)
第二十五章	丐帮帮主	(340)
第二十六章	联手御敌	(351)
第二十七章	红花楼之秘	(359)
第二十八章	姑苏慕容	(370)
第二十九章	地道血战	(379)
第三十章	虎父犬子	(395)
第三十一章	圆月杀神	(411)
第三十二章	求援	(433)
第三十三章	九尾妖狐	(461)
第三十四章	水底地道	(479)
第三十五章	真相大白	(487)
第三十六章	决头	(497)

通奸，为时并不久，一定是在我插手这案子之后的事。”

易白长叹一声，用指弹一弹剑。

他又道：“难怪本座曾败在你手中，你心思果然十分慎密的，非常人能及，可是你还知道什么？”

“欧阳鹏就是你杀的，因为你剑的宽度与伤口吻合，而且那是把软剑，把它缠在腰上，没人知觉，换作是用普通的兵器，庄主独子大喜之日携带兵器，未免令人侧目。”

易白道：“果然什么也瞒不住你。”

赵四娘尖声一声，颤声道：“你真的杀死了鹏儿？”

易白冷哼一声，看也不看她一眼。

赵四娘像疯了般嘶叫起来，“天呀！长寿、鹏儿，我……我愧对你们！”柳眉刀回刎在自己颈上，鲜血立即溅红了雪白的粉劲。房内的人却看也没看她，生似她本人就是应该死的，根本不值得同情。

半晌，易白喃喃地道：“你既然什么都知道，我也不想再问下去。”

李鹰无表情地道：“赵夫人尚能知耻，如今也该轮到了。”

“我有个心愿未了，就是临死前欲跟你决一死战，你能助我完成此心愿否？”

李鹰喟然道：“这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无妨，你有本事尽管施展过来，我绝不会令你失望的。”

易白脸色突然凝重起来，剑尖斜指着李鹰的颜面。

李鹰道：“今日能一睹崂山神剑前辈传下的剑法，何幸之有。”

易白趁他说话分神之际，手腕一抖，洒下五朵剑花，剑尖如毒蛇吐信，指向李鹰前胸几个死穴。

李鹰不为所动，待易白的长剑向前一送时，烟杆才倏然翻上。

易白剑尖一吐之后，立即改了个方向刺向李鹰的太阳穴。

这招使得极快，可是，李鹰更绝，烟杆不挡，反而飞速地点向易白的璇玑穴，这是连消带打的高招。

易白的剑势更疾，全然不顾胸前死穴会被点中，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李鹰意不及此，大吃一惊，急忙偏身后退。

“嗤”一声，肩头被易白的软剑划过，鲜血泊泊而流。

易白一剑取得甜头，剑势更盛，招招不离李鹰的要害。

李鹰面对这种悍不畏死的打法，大是头痛，出手使招之际，颇有缚手缚脚的感觉。

“嘶”地一声，易白一剑挟着劲风疾刺李鹰胸膛。

李鹰烟杆在外难以挡架，背后又贴着那张雕上鸳鸯的大床，急切间烟杆疾敲在那易白的手腕上。

易白一翻腕剑尖飞处改刺李鹰肩膊，同时左掌挟劲向李鹰拍去。

李鹰烟杆斜截软剑，左手手指直向易白的脉门。

剑杆相交之下，软剑变招迅速，藉力横劈李鹰腰际，李鹰一跃而起，站在床上，易白一剑落空，欺前一步，疾削李鹰双足。

李鹰再度跃起，一把扯下蚊帐，蚊帐朝易白头上罩落，易白软剑急挥，蚊帐不着力，一时不能劈断，反而被包住软剑。

李鹰一杆敲下，易白急退，右手乱挥，剑上的蚊帐随之飞舞，视线不免被遮住，李鹰烟杆急刺，右脚突然蹬在易白的膝头上。

“喀嗤”一声，骨折身歪，李鹰烟杆刚好点在他麻穴上。

欧阳长全等都已闻讯赶来。

他听了李鹰的分析，不禁有点奇怪。

欧阳长全道：“既然有詹天宏潜伏于敝庄，他又何必处心积虑的蛰伏在此呢？而且也比詹天宏还早一年到敝庄？”

李鹰道：“怒我说句较难听的话，金玉堂的枢纽本就是设在贵庄，易白才是金玉堂的真正主子。詹天宏是他后来发展加入金玉堂的。令三兄一生事事顺利，久之难免会有疏忽大意之处，尤其是晚年，经常外出游山玩水，无形中是给机会于金玉堂。”

“照你所说，他是藉老朽的三嫂来赚你的了？”

“是，不过，只怕赵四娘当时亦不知道实况，易白以为叫她送叫我二十万两银子，我便会在惊喜之下失去警觉，嗯，这张银票本座交回给你，此案，绝对不值这笔酬金。”

欧阳长全道：“要不是神捕明察秋毫，敝庄也不知会弄成怎样，此笔款项，老朽还嫌少付了呢，神捕但收无妨，说句夸大的话，二十万两银子在敝庄来说，根本不在眼里。”

“如此老夫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突然有个护院跑来报告，说詹天宏不知怎样被人杀经了。

李鹰忙道：“这必是易白叫人下手灭口的，如今他人已在此，任凭贵庄处置，还有，今后只怕贵庄要好好清洗一下那批护卫了。”

司马城听了李鹰的转述之后，不禁垂下两行热泪。

“贤侄打算如何？”李鹰道：“这件事欧阳庄及赵家庄做得太过猛浪！”

司马城突然露出坚毅的神色，道：“小侄打算就此了结算了，欧阳庄也死了不少人，连赵四娘亦已死了，小倒就算要报仇，该找谁报？找赵容国？只怕他知道一切之后，心情也不会

好过！如今小侄只怕先父母在天之灵不会原谅小侄这决定！”

李鹰露出赞许之色。

“贤侄此一决定到符合我的意思，证明贤侄见解超人一筹，意志及胸襟更非常人能及，令父母在天之灵也必然欣然同意。”

半个月之后，司马城独自回郑州，到了旧居一看，只见添了两座新墓，坟墓建得非常庞大又有气势，墓旁是无数的石中翁主石兽。

司马城心头大为诧异，走前一看，墓碑上刻的正是自己父母的名字，下款刻着赵容国之几个小字，碑前赫然放着一条手臂。

这手臂显然才离体不久，倏地明白，这是赵容国的手臂，他双眼模糊，热泪夺眶而出，扑在墓碑上痛哭起来。

第二十章 梦中情人 意外重逢

江南——“强人”沈神通的管区。

落日把西天云彩染成彤红，远处的青山已笼罩在暮蔼中，周围一片寂静。

这是一片草坪，草坪虽不太大，但水足土肥，野草及疏落的树木都长得极为茂盛。

一阵风吹来，草坪上的像波涛起伏，大热暑天突觉凉快起来。

大树之前，一匹神骏的白马低头啃着青草，马主人却不知何处去了。

一忽，只见远处驰来一匹黑马，驮着一个青衣青年，马蹄踏在青草上，点地无声，但来势却极速。

黑马来至白马前，突然长嘶一声，人立而起。马上人飘身下地，轻笑说：“也罢，让你吃点草！”

话音未落树后突然窜起一条人影，青衣青年暴喝一声：“谁？”手臂一扬，“银当”一声，长剑出鞘。人随即掠起向那人影追去！

前头那人的一件大红披风猎猎作响，倏地一个转身，一口长剑急刺奔前的青衣青年！

青衣青年反应极快，长剑一横，“当”地一声架住为剑。

红衣人长剑一滑，改削青年的手腕！

这一剑变化极速，青衣青年只得沉腕后退一步！抬头一望

却是一个杏脸的红衣少妇，模样儿十分标致！

红衣少妇一口钢剑如游龙般飞舞，对青衣青年分心刺来！

那青年也非庸手，手腕一振一抖，格开钢剑，剑尖反刺对方双眼。剑至中途，青年身子一偏长剑忽斜削对方肩膊！

剑临及肩，手腕一翻，剑脊贴肩急斩粉颈！这一招竟有三式，红衣少妇虑不及此，连忙倒退去！

青衣青年身子暴长，剑随身走，刺向其腰腹，同时喝道：“因何藏于树后？”

红衣少妇大怒，足尖一点，身子如火凤凰般窜起，钢剑自上向下劈来，竟将长剑作大刀使出来。

刹那长剑离青年头顶不过三寸，那青年身子一偏堪堪让过，此刻长剑才回收把对方撞开！

红衣少妇凌空打了个跟斗，翩翩落在地上。

青年并没有冲前，反而诧异地问道：“女侠是谁？”

红衣少女望了青年一眼，身子突然抖动起来，颤声问道：“你，你是……端木表哥？”

“表妹！”青年再没有怀疑标前几步，张开双臂向少妇围去，临近突然想起对方的身份，连忙停住了脚，尴尬地道：“表妹你怎会在此？”

红衣少妇脸上突然泛起一团红晕，嚅嚅地道：“我，我去找我爹爹……现在要回去了……半路上有点内急……”

“回去哪里？”青年忙问一句。

红衣少妇轻吸一口气。“表哥，我已经许配人家啦，你表妹夫是青竹山庄的熊雄……”

“啊！”青年轻拍了自己的脸庞，“我真傻，咱已足足有十年不见啦！恭喜表妹，嗯，表妹夫可也有点名气！是个有为的游

侠!”

“表哥，听说你在沈神通手下办事，这两年名头颇响，小妹也恭喜你了!”

原来这个青衣青年便是江南总捕头“强人”沈神通手下的第一条好汉端木盛。

当下端木盛笑一知笑道：“表妹近来可好?”

红衣少妇姓紫名玉霜，所谓一表千里，她是端木盛的义父的外甥女，两人小时候曾经一起习武练字，称得上是青梅竹马，后来端木盛另投明师，两人才少再见面。

端木盛的义父过世后，端木盛便与她断了来往。这番重逢实在十分意外。刚才他还是由她那一招以剑使刀势式中度出来。

紫玉霜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轻声说：“还好，表哥成家了没有?”

端木盛脸上微微一热。“愚兄终日奔波，还没有这个念头。嗯，愚兄有外甥了没有?”

紫玉霜脸红如火，轻轻摇头。“表哥要去什么地方?”

端木盛蓦然一惊。“愚兄要到衡阳办一件案子!”

紫玉霜抬头一望天色，云彩已逐渐黯淡，大地一片灰蒙蒙。“很急吗?”

端木盛点点头。“上司限时破案，故此……”

紫玉霜幽幽地道：“既然如此，小妹也不敢拖延表哥的时间!”

端木盛依依不舍地望了她一眼，撮唇发啸，把坐骑召来。“表妹，姑丈身子可好?”

“托福!我爹也常念着你!”紫玉霜的父亲是“金刀大侠”紫超。

“听说这两年他已不再出来走动，在家纳福！”

可惜他没有儿子，小妹又不能承欢膝下，爹实在十分寂寞！”

“愚兄有空一定去探望他！”端木盛翻身跨上马背。

“表哥！”紫玉霜突然叫了一声。

端木盛一愕，忙问道：“什么事？”

“青竹山庄在那里你知道吗？”

“云峰山下，资水之南？”

“表哥回程经过请来舍下一坐！小妹有话跟你说！”紫玉霜瞪着一对黑白分明的眸子道。

“一定！表妹，咱们后会有期！”端木盛一挟马腹，向南驰去。

不一忽，人马都已消逝在夜色中，紫玉霜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良久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呼马过来。

这声叹息，似有无限心事，四野寂寂，有谁能知道这声叹息包含了什么意思？

入夜，风更急，野草摇晃，沙沙的声音，也像无数道的叹息！

夜越来越深，马儿仍未停歇，端木盛的情绪也未曾稍息。

这次意外的重逢，使他心情激荡，紫玉霜曾是他少年的梦中情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纪的增长，紫玉霜在他的脑海的印象也逐渐淡然。

十年后重逢，使他翻起前事，往事依稀，令人唏嘘，十年人事几番新，表妹嫁与熊雄倒也合适。

熊雄在湘境颇有点名气，闻说是个肝胆相照的青年好汉。以青竹山庄二公子的身份娶“金刀大”紫超的女儿，实是门当

户对！

这一切似都完美无缺，紫玉霜眉宇间为何有股忧郁之气？难道他们两口子有了不愉快的心事吗？

“胡——”远处传来一声狼嚎，端木盛振作一下精神，收起在思乱想的思绪，全力催马快前进。

衡阳发生的案子，是知州夫人在去进香途中让人劫走，一千护卫死的死，伤的伤，让凶徒从容逃逸。

这件案子的确颇为辣手，端木盛费了多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侦破，并巧施陷阱，使凶手上的钩被捕。

端木盛办好事，休息了两三天才取道回程。前两个月到江北查案，一直到现在他都未曾好好地休息过，故此，他走得很慢。

走了三天，他突然记得紫玉霜之约，便拐西而行。

青竹山庄名头颇响，一问便知其座落。

端木盛催马而行，那片郁郁苍苍的竹林，中间飞出一角红瓦檐角的红楼经已远远在望，端木盛一颗心忽然没来由的紧张起来。

第二十一章 魂断红楼

碧绿的竹叶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加青翠欲滴。

端木盛翻身下马，牵马而行。

刚走到竹林前，突见一个神气十足的中年人自竹丛后转了出来。“请问阁下贵姓？”

端木盛忙道：“敝姓端木，请问贵庄的少夫人可在？”

那中年人的脸色微变，拱手道：“敢问端木大侠跟敝少夫人如何称呼？”

“在下是她表哥，因事路过，特来拜访！”

“哦？”那人上下看了端木盛一眼，板着脸说：“请端木大侠稍候！”说罢翻身入内。

端木盛不禁十分诧异，心中登时后悔起来。

不一会，只见那个中年汉带着一位青年走了出来。“少爷，便是这一位要找少夫人！”

端木盛抬头一望，只见那青年生得浓眉大眼，一张国字脸十分威武，不禁暗喝了一声采，连道：“这位谅必便是名震湘境的熊兄了？”

“不敢。”熊雄神色十分冷漠，“阁下自何处而来？”

端木盛一怔，道：“在下恰好路过……”

熊雄截口说道：“你说是拙荆的表哥吗？”

“是的！小弟的义父称她甥女，嗯，请问……”

“哦？一表千里？哼！我从来未听说过拙荆有个表哥的，阁

下何时跟拙荆见过脸？”

端木盛双眉一扬，道：“在下岂会来此白撞？熊兄若是不信，可叫舍表妹出来相认！”

熊雄脸色大变，沉声道：“快说！你在何处跟拙荆见过面？”

端木盛朗声道：“自小相识！”

“我是指最近！”

“一月前，在此东北六十里处，恰好碰见她自娘家回归！熊兄好像有点……”

熊雄忽然大喝一声，随即把刀抽出，望端木盛劈去！“好小子，你竟还有脸来见我！”

端木盛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后退。“熊兄，有话好说……”

“还有什么好说！”熊雄鬓发齐竖，缅甸刀一横，向端木盛腰腹截去！

端木盛连忙抽剑架住！“熊兄，我想你我之间必有什么误会了！”

熊雄发势不绝，“飕飕飕”一连三刀把端木盛迫得连连后退。“好小子！误会？你竟敢欺到青竹山庄头上来，熊某不把你碎尸万段，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端木盛长剑急速遮挡，仍然沉着气问：“端木某几时欺到贵庄头上来？请熊兄明言以解在下茅塞！”

“气煞我了！”熊雄刀势更盛，一口气劈了十七刀，这十七刀，刀刀狠辣，无不向端木盛的要害招呼！

端木盛吃了这顿闷记，怒火渐盛，忖道：“表妹怎会嫁给一个这样的莽夫！我若不回手，你还道我是作贼心虚！”心念一定，长剑便自刀光中突破，斜刺熊雄的左肩。

熊雄怒哼一声，缅甸刀迅速回收，以刀柄撞开剑尖，同时借

势反劈！

这一刀攻守兼备，端木盛忍不住喝了一声采，身子随即一偏，长剑如毒蛇般贴着刀锋向其手臂削去。

熊雄猛喝一声，手腕倏地一沉，刀锋向上，恰好把剑格住，同时左掌望其腕脉切下。

“好！熊公子的刀法果然名不虚传。”端木的左指上竖疾点其掌心之“劳宫穴”。

熊雄一收腕，缅甸刀疾劈而出，快如奔雷，挟着风声，倏忽便至端木盛胸前。

这一刀跟前几招大不相同，几令风云变色，端木盛大吃了一惊，急切间只得使个铁板桥，弯腰避过！

尚未直起身，熊雄的左掌已印至小腹，端木盛左掌迎起，“拍！”身子立即摔落地上，随即又使了个懒驴打滚，一滚二丈，再斜窜上来，虽然没有受伤，却也异常狼狈！

“端木捕头也不过尔尔！”熊雄疾窜过去，拦腰劈了一刀，这一刀竟没风声，轻飘飘如落叶般吹至。

端木盛心头一紧，知其蕴有变化，不敢怠慢，攻剑随意而动，舍守反攻，急刺其咽喉！

这一剑也是端木盛功力之所聚，他见熊雄出手狠辣，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熊雄身子如游鱼般滑开，刀锋一转，改劈为砍，再度交锋，两人都竭尽本领施为，端木盛往往占了上风，便给熊雄施了招绝活扳回均势。

两人以快斗快，倏忽已过了百余招，仍是难分胜负之局，端木盛心头逐渐冷静心念一动，虚晃一招，转身望山庄奔去。

熊雄大怒，急道：“快截住他！”